

俄语语篇与话语研究

王辛夷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1)

提 要: 语篇是言语产品, 是言语的基本单位。俄罗斯语言学家对语篇的研究一是确定语篇在语言和言语系统中的位置, 二是划分出语篇的特性。语篇的产生与理解是在对事实的认识和交际过程中完成的, 话语是沉浸于生活的言语。话语是整个语篇的总和, 而语篇是话语的片断和基础单位, 是话语功能的一定结果。

关键词: 俄语; 语篇; 话语

中图分类号: H3515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俄语语篇语言学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中叶。彼时,“语篇”被确定为句法理论框架下的超句子统一体,语言学家们研究的重点是这种大于句子的单位的结构和语义特点。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研究的注意力转为被看作言语作品的整个语篇。同时,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另一个术语“话语”¹出现在许多论著中。它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但在使用上也引起了一些混乱。鉴于此,有必要对俄罗斯语篇语言学中对“语篇”和“话语”的认识与研究进行梳理,并尝试厘清这两个概念。

2 语篇 (текст)

巴赫金曾给予语篇很高的地位:“语篇——这是第一性的现实和所有人文学科的出发点。”“我们不准深入研究人文科学的历史,其中包括语文学和语言学,我们感兴趣的是指向别思想、意思、意义等的、由研究者在语篇形式下所实现和给予的人文思想的特点。无论研究的目的如何,其出发点只能是语篇。”(М.М.Бахтин 1986: 474, 484)正是由于语篇处在这样特殊的地位,因此引来许多语言学家对它的研究,语篇的定义也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了,数量多,涉及面广。

在谈到语篇的定义多的原因时,著名学者克拉斯内赫分析道:“语篇——这是一个多维的、多层次的现象,以至于至今人们对语篇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解和定义。语篇是语言及超语言现象,是一个履行各种功能的复杂现象,是交际手段、贮存和传递信息的方法、个体心理活动的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产品、文化存在的形式、一定社会传统的反映等。这是导致从不同角度对语篇研究的主要原因,也是语篇定义繁多的主要原因。”(В.В.Красных 2003: 117—118)

关于语篇的定义,形式上大致分为两种,一种属于“言简意赅”型,另一种则属于延展型。前者比如:

“语篇是功能上完整的言语整体”，“是某种意义上合理的统一体”。（А.А. Леонтьев 1979: 28）。“语篇是最大的交际单位，它意义上趋于封闭、完结，其结构特征是联系性。”（К. Кожевникова 1979: 66）“语篇是语言、言语和智力因素在它们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的综合体。”（А. И. Новиков 1983: 4）“连贯语篇通常被理解为一些句子的某一（完整）序列，这些句子通过作者的意图在意义上相互连接。”（Т. М. Николаева 1978: 6）“语篇是以一定形式形成的、有序的、由统一的交际任务结合起来的一组句子。”（Г. В. Ейгер, В. Л. Юхт 1974: 103）由于这些定义的“言简意赅”，显现出来的必然是强调语篇的某一明显特征，但大都离不开“综合体”、“总和”、“统一体”、“一组句子”等字眼。

很多关于语篇的定义都描述了语篇的特征及其符合语篇本质的综合特性，但这些定义由于定义者对语篇的理解不同而有所区分。有的定义强调认识论的重要性，即强调人的作用。如莫斯卡利丘克认为：“语篇是人们根据自己传达某种信息的目的而组织起来的句子（语句）的连贯话语。”（Г. Г. Москальчук 1998: 17）有的定义突出语义特色，如图拉耶娃把语篇理解为通过各种形式的词汇、语法、逻辑联系结合起来的句子的有序组合。其中以一定的方式交替着有组织的和有明确目的的信息。在此种情形下，语篇是具有结构—语义统一体功能的复杂整体。（З. Я. Тураева 1986: 11）有的定义中逻辑学思想较为明显，米列夫斯卡雅写到：“语篇是必要的、基本的、具有确定意义的逻辑推论活动的要素；是独一无二的交际—语用过程独一无二的成品，是该成品得以实现的物质见证。所以，语篇是作为客观存在的事实的逻辑推论活动的成品，这一事实使说话者的意图通过一定的行为体系得以实现。”（Т. В. Милевская 2003: 39）在众多关于语篇的定义中，洛谢娃的定义被广为引用，她认为语篇具有书面性，是内容和形式的完整结合，语篇具有作者情态性，语篇是相互联系的一些句子：

“语篇是书面形式的信息传递（即被传递的内容）；

“语篇具有内容和结构完整性的特征；

“语篇中反映的是作者对所传递内容的态度（作者因素）。

“从句法角度看，语篇是意义上通过词汇语法手段相互联系的一些句子（极少情况下是一个句子）的总合。”（Л. М. Лосева 1980: 4）

加利佩林的语篇定义受到普遍接受与认可：“语篇是言语创造过程的产品。它具有完整性，体现为文字材料，并根据材料类型进行相应的加工。言语产品具有明确的意向和语用目的，包括名称（标题）及一系列独立单位（超句统一体），并通过各种词汇、语法、逻辑、修辞等联系手段，把它们结合为一个整体。”（И. Р. Гальперин 1981: 18）

关于语篇，语言学家们还从广义和狭义进行了归纳、总结。广义上讲，语篇是言语作品，如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报刊或杂志上的文章、科学论著、寓言、短诗、速写等，也可以是各种类型的文件；狭义上讲，语篇是最大的结构单位，是一个语句（无论它是由一个词还是由一些句子组成），是一个句子，如谜语、警句、谚语等，只要它们根据说话者意图具有完整意义即可。

纵观现代语言学中关于语篇的定义，不难看出，语言学家们认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语篇的形成和对语篇的理解是在交际过程中发生的，因此语篇被看作是言语产品、言语的基本单位。语篇是完结、完整的作品，它有自己的内部结构，有把各个部分连接起来的手段。学者们力图要探究和解决的，一是确定语篇在语言和言语系统中的位置，二是划分出语篇的特性。不同定义中的共同点在于，语篇是由若干句子组成的连贯语，是内容意义与语言形式的独特统一体，是具有自己形成规律的特殊单位。语篇是言语产品，是言语的基本单位。语篇的产生与理解是在对事实的认识和交际过程中完成的。语篇在书面语中得以实现，它是完结的作品，有自己特有的内部结构。语篇应体现作者的意图，应具有修辞色彩，应有交际对象（听者、读者、有时也可以是作者自己）。语篇的主要特征是关联性和整体性。

3 话语

3.1 “话语”在俄罗斯的研究状况

研究语篇，不能不涉及另一个术语——话语（дискурс，英语为 discourse）。“话语”这一术语开始在俄罗斯使用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当时是作为与俄语语言学中的“功能语体（言语或语言）”意义接近的术语使用的。最初的研究中有些语言学家混淆话语和语篇的概念，认为二者是相同的。后来，学界也开始尝试区分语篇和话语。

1978 年，《国外语言学中的新成果》第八辑专门刊登了国外语言学家对语篇语言学研究的文章。在这部书中，discourse 通常被译为连贯语篇（связной текст），言语作品（речево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等，还没有出现“话语”（дискурс）。随着时间的推移，дискурс 在俄罗斯语言学中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甚至还出现了用话语语言学（лингвистика дискурса）取代语篇语言学（лингвистика текста）的情况。比希马利耶娃在总结俄罗斯话语研究的大致状况时指出：“当前，言语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基本方向：语篇语言学和话语分析。在研究之初，这两个方向时而被认为是完全相同的，时而被认为是对立的，时而被认为是毫无关系的。例如，有观点认为，‘话语分析’是‘语篇语言学’的英文版本。语篇语言学最初只是被与语法结构联系在一起（由此有‘语篇语法’、语篇句法’一说），但后来语篇语言学冲破了这一限制。这两个科学名称属于同一个研究领域，但更准确地说，语篇语言学可以看成是话语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即话语分析的语言部分。通过‘语篇’这一概念对‘话语’这一概念进行确定，这说明语言学中这两个概念的相似。与此同时，通过‘言语’对‘话语’这一概念进行确定，说明其具有动态的特征。‘话语’这一术语最初被用来表示口语，同时也表示‘言语’。目前，它和‘语篇’一样，既用来表示书面语，也表示口语。”（М. К. Бисмалиева 1999: 78）特罗申娜指出：“‘话语’最初用来表示口头言语作品，从更广的范围来讲，用来表示‘言语’。目前，和‘语篇’一样，话语用来表示书面语和口语作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话语进行研究：结构角度、交际角度、心理文化学角度、社会文化学角度和语言文化学角度，它们之间并不相互排斥，相反，常常是相互补充的。特别是在社会和语言文化层面。”（Н. Н. Трошина 2004: 112）

3.2 话语的定义

话语是一个多义术语，许多研究者给予话语以不同的名称，这些名称都被看作是同义词：1) 连贯语篇；2) 语篇的口头—谈话形式；3) 对话；4) 根据语义联系起来的一组语句；5) 作为客观现实的言语作品——书面语的和口语的。话语是集中在某一主要概念周边的语篇的任意片段。（转引自斯捷潘诺夫 1995: 36）话语分析是跨学科的知识领域，它处在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民族学、文艺符号学、修辞学和哲学的交汇处。让我们看看语言学家们是怎样界定这一概念的。

阿鲁久诺娃在雅尔彩娃主编的语言学百科词典中对话语的阐述受到普遍认可：“话语是连贯语篇与超语言学因素——语用学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和其它因素的集合；是取自于情节的语篇；是有目的性的社会行为的言语，是参与者之间相互作用和人们的意识机制（认知过程）组成部分的言语。……话语包括言语伴随手段（面部表情、手势），并且被同与之相应的‘生活形式’（采访、指导、谈话等）一起研究。”她还写道：“话语是情节层面的语篇——融入到社会文化语境，即融入到生活中的语篇。“话语是连贯语篇同超语言因素（语用、社会文化、心理）的集合。”“一方面，话语面向语用情境……，另一方面，话语面向交际参与者的心理过程。”“话语是沉浸于生活的言语。”（В.Н. Ярцева 1998: 136—137）谢尔巴认为话语的范围很宽泛。他指出：话语是所有被说出的和被写出的，换句话说，话语是言语活动，这个言语活动同时又是语言材料。（Л. В. Щерба 1974: 371）

克拉斯内赫强调了话语的超语言特性，认为语篇是话语的基本单位，“话语是词语化的

言语思维活动，它不仅包括语言成分，还包括超语言成分。”（В. В. Красных 2001： 223）

斯捷潘诺夫对话语的研究不断深入，他在不同时期分别指出：“话语不是躺在书架上的语篇，而是被阅读、被接受、被理解的语篇。”“话语——这是以特殊社会现实呈现的‘语言中的语言’。话语不是以普通语言中的‘语法’和‘词汇’形式存在，它首先并且主要是存在于语篇中，它们拥有特殊的语法、词汇，特殊的词汇使用和句法规则，特殊的语义和特殊的世界。”（Ю. С. Степанов 1981： 325； 1995： 38； 1998： 44—45）

马纳耶娃把话语理解为“语篇和其它一些东西”。从言语交际的角度看，话语是社会所确定的它的实现类型，言语活动是其实现的手段，语篇是其实现的形式，而语言则是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话语和语篇首先在静态和动态的基础上加以区分，同时，‘言语行为’、‘言语事件’、‘言语情境’、‘言语活动和言语交际’等概念构成话语分析的基础。”“无论我们把话语看成是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现实意义的语篇，还是把它看成是人的言语实践和言语动态，有一点是明确的，即话语主要的、首要的特点是其社会和思想本性，它们由某一团体成员言语相互作用的形式预先确定。”（Г. Н. Манаева 2003： 7， 8， 11）

列维娜对语言学家关于话语的定义进行了归纳，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1）话语是言语片段，对话语的理解与对情景、语境的了解相联系，话语是叙述的材料。在谈到话语的特点时，会涉及到语境、微观—宏观体系、主题、话题、情节、言语行为、指称、预设、命题、蕴涵、态、词序、谓词、韵律、连贯、参与者的社会角色等。2）话语是这种或那种人类文化领域的知识体系：人文话语、政治话语、科学话语、医学话语、技术话语、经济话语、管理话语、报纸话语等等。每一种话语都服务于文化的独立分支。自然，就第二种情况而言，应当根据这些话语所承载的不同功能选用不同的话语材料。……话语的结构以两个对立的角色——说者和听者为前提。所以对于话语的研究也分为两个方向：一是研究话语的构建过程，二是研究话语被接受者理解的过程。（Г. М. Левина 2003： 44—45）

杰米杨科夫归纳的话语要素包括：正在被陈述的事件、事件的参与者、言语行为信息和“非事件”（не-события），即 1）伴随事件的情形；2）说明事件的背景；3）事件参与者的评价；4）与话语和事件相关的信息。（В. З. Демьянков 1982： 7）

马卡罗夫归纳了话语的几个基本特征，其中包括：形式解读、功能解读和情境解读。形式解读指的是话语应该被理解为高于句子层面的构成物。广义的功能解读指话语是语言的应用，即言语的全部形式；狭义的话语是功能上组织起来的、语境化的语言单位的全部集合。情境解读指要考虑社会、心理、文化条件和交流状况，即语用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于是，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话语进行研究就显得合情合理。如：言语行为理论、逻辑语用学、谈话分析、对话分析、语篇的语言学分析、话语批评分析、社会语言学和交际民族学、认知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问题。（М. Л. Макаров 1998： 70）

4 语篇与话语的关系与区别

通过前面关于语篇与话语的定义可以看出，话语概念的确定是绕不开语篇的。话语不是交际的结果，而是言语行为本身，是在具体言语语境中说话者言语意图实现的过程和听话者对其进行解读的过程，对话语来说，处在首位的是语言的交际功能。话语是整个语篇或者说是被某些特征联结起来的语篇的总和。而语篇相对于话语来说是它的片断，是它的基础单位，是话语功能的一定结果。

话语中，语篇是根据说话者的立场创建的，说话者要考虑听话者，考虑交际情境，并运用一定的语言、修辞手段为语篇选择一定的结构。话语为说话者和听话者创建共同的世界，它以动态的方式形成于谈话进程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语篇的任何组成元素（词素、词位、

词组或者语句)被解读为一个受交际情境制约的整体。只有在语篇解读者具有相应的经验和解读该语篇语言结构的能力时,语篇的思想才能被解读者理解。话语最重要的特征是语境的动态性,它在时间上连续展开,其内容集中围绕主题而展现。

要区分话语和语篇,就要对它们各自的特征加以对比和区分。应当指出,所有的社会文化和情境因素都属于超语言因素。这些超语言因素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因素包括文化—历史语境、交际进行的具体环境、交际者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等;狭义因素包括语篇中作为符号单位的非词语手段:面部表情、手势、具体物体等。语篇的参与者只包括狭义的超语言因素,而话语的参与者既包括狭义因素,也包括广义因素。

话语是言语相互作用的互动手段,与此相反,语篇只属于作者。很多研究中总结出话语和语篇的一系列相对立的范畴:实用性—结构性,过程—成品,动态—静态,现实性—虚拟性。

话语是被赋予了社会文化的言语,或者说,话语是被说话主体改造过并被融入到社会文化具体语境中的语言,话语是过程。而语篇是话语的结果,语篇与其说反映的是言语活动的特点(说、写、听、读),不如说是反映说话者的言语思维创作。

俄罗斯学者对“语篇”和“话语”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对比:“话语是融入生活的语篇,是反映在认知和交际功能多样性中的言语作品。是被载入现实的文化—交际情境的语篇。通常,当谈及语篇时,指的是话语的内部结构,当谈及话语时,强调的是言语作品同语言意识、言语环境和语言环境的非语言方面的联系。”(И. Н. Горелов 2001: 30—40)

“话语”这一概念与作为过程的语言片段分析相联系,考虑这一事件的参与者、他们的知识、交际情境;“语篇”这一概念与作为成品的语言片段分析相联系,其关注的焦点主要是语篇各部分间联系手段的形式。“话语”与“语篇”的区别还表现在言语形式方面:在涉及口语作品时常常使用术语“话语”,在涉及书面语作品时,常常使用术语“语篇”。

(М. К. Бисималиева 1999: 78) 库布利亚科娃和阿列科桑德洛娃指出:话语恰恰应当理解为和现实言语创作、言语作品创作相联系的认知过程,语篇是以一定完整形式表现的言语活动过程的最后结果。这样的对比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当语篇被接受并且当它融入接受者的意识时,语篇才可以被解释为话语。反过来也是一样,当我们构建的语篇是由根据语义联结起来的连贯句子组成,同时这些句子拥有内部语法结构、拥有自己的语用宗旨并拥有起着影响功能的元素的时候,它就可以被理解为话语。(Е.С. Кубрякова, О.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а 1997: 19)

5 结束语

根据语言学家们的研究,我们归纳了话语和语篇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差异:1)一些学者认为,话语是口头语的,而语篇是书面语的。这样的区分源于对言语和语言的研究,其基础是话语分析(анализ дискурса или дискурс-анализ)和语篇语言学(лингвистика текста)。2)话语和语篇的区分还体现在情境范畴,话语是离不开情境的,而语篇是在情境之外的。所以,对话语的解读实际上是语用和语用语言学研究,要进行研究的是交际的文化、社会、心理状态。3)如果从功能角度研究话语,那么话语和语篇的区分则体现在以下范畴:实用性—结构性;过程—产品;动态—静态;现实性—虚拟性。相应地形成作为产品的结构语篇和作为过程的功能话语。

附注

1 текст (text) 被我国学界分别译作“话语”、“篇章”、“语篇”等,本文采用“语篇”; дискурс

(discourse) 则倾向于译作“话语”。

参考文献

- [1] Арутюнова Н. Д. Дискурс.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Z]. Москва: СЭ, 1990: 136-137.
- [2] Бахтин М. М. Эстетика словесно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M]. Москва: Искусство, 1986.
- [3] Бисималиева М. К. О понятиях «текст» и «дискурс» [J].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 1999(2).
- [4] Гальперин И. Р. Текст как объект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M]. Москва: «Ком Книга», 1981.
- [5] Горелов И. Н., Седов К. Ф. Основы психолингвистики[M]. Москва: Лабиринт, 2001.
- [6] Демьянков В.З. Текст и дискурс как термины и как слова обыденного языка[A]. Текст статьи,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ой в сборнике «Язык. Личность. Текст». Сб. ст. к 70-летию Т. М. Николаевой[C].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 2005.
- [7] Ейгер Г. В., Юхт В. Л. К построению типологии текстов[A]. Лингвистика текста. Материалы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C].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4.
- [8] Кожевникова К. Об аспектах связности в тексте как целом[A]. Синтаксис текста[C].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9.
- [9] Красных В. В. Основы психолингвистики и теории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M]. Москва: Гнозис, 2001.
- [10] Красных В. В. «Свой» среди «чужих»: мир или реальность?[M]. Москва: Гнозис, 2003.
- [11] Кубрякова Е. С., Александрова О. В. Виды пространств текста и дискурса[A]. Категоризация мира: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и время: Материалы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C]. Москва: Диалог-МГУ, 1997.
- [12] Левина Г. М.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 русского дискурса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учащимися[A]. Межкультурная коммуникация и проблемы обучения не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у: Межвузов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трудов[C]. Самар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амар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3.
- [13] Леонтьев А. А. Понятие текста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 и психолингвистике. Психо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природа текста и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его восприятия[M]. Киев: Вища школа, 1979.
- [14] Лосева Л. М. Как строится текст[M]. Моск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80.
- [15] Макаров М. Л. Интерпретативный анализ дискурса в малой группе. Тверь: Изд-во Твер. Ун-та, 1998.
- [16] Манаева Г. Н. Текст, речев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дискурс[A]. Языковая система – Текст – Дискурс: Категория и аспект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атериалы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C]. Самар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амар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3.
- [17] Милевская Т. В. Связность как категория дискурса и текста[M]. Ростов-на-Дону: Изд-во: РГПУ, 2003.
- [18] Москальчук Г. Г. Структур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и самоорганизация текста[M]. Барнаул: Изд-во Алт. ун-та, 1998.
- [19] Николаева Т. М. Лингвистика текста.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J]. Новое в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 1978(8).
- [20] Новиков А.И. Семантика текста и ее формализация[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3.
- [21] Степанов Ю. С. В поисках прагматики (проблема субъекта) [J]. Изв. АН СССР, 1981 (4).
- [22] Степанов Ю. С. Альтернативный мир. Дискурс. Факт и принцип причинности[A]. Язык и наука конца 20 века: Сб. статей[C]. Москва: РГГУ, 1995.
- [23] Степанов Ю. С. Язык и метод. К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философии языка[M].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8.
- [24] Трошина Н. Н.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е параметры дискурса[A]. Социolingвистика вчера и сегодня: Сб. научных трудов[C]. Москва: РАН ИНИОН, 2004.
- [25] Тураева З. 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текста (Текст: структура и семантика) [M]. Моск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86.

- [26]Щерба Л. В. Пунктуация.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К]. Т. IX, Могиз, ОГИЗ РСФСР, 1935.
- [27] Ярцева В. Н. Больш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Языкознание[Z].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98.

Research on Russian Text and Discourse

WANG Xin-y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100871)

Abstract: Text is the product of dialog; it's also one of the basic elements of dialog. Researches done by Russian Linguistics are primarily about 1) locating text in language or a dialog system and 2) analyzing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 of a text. The production and comprehension of a text is accomplished through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ng and understanding facts. Discourse is text emerged in life. To put it in formula is: Discourse = Text + Context. Discourse is the sum of a text; text is a fragment of discourse - its basic element and the result of discourse's function.

Key words: Russian; text; discourse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俄罗斯语篇语言学研究综论”(12YJA74007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辛夷(1961-),女,汉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俄语语言学,俄语语篇语言学、汉俄对比。

收稿日期: 2013-11-20

[责任编辑: 张春新]